

我们这里已是早晨

恰可夫斯基著

时代出版社

我們這裏已是早晨

恰可夫斯基 著

王 民

王 林

泉

業

樺

合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我們這裏已是早晨

25開218千字

著者：恰可夫斯基
譯者：王民泉 王業林 樺
出版者：時代出版社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
印刷者：北京新華印刷廠分廠
裝訂者：源豐裝訂所

35,061—85,080冊
定價10,800元

1951年10月北 京 初 版
1953年6月修 訂 重 排
1953年9月修訂重排第二次印刷

目次

我們這裏已是早晨.....三

關於作者.....六四

譯者的話.....六六

一個人站在草木青蔥的山坡上。

他有着中等身材和一頭金色的鬚髮；厚厚的棉外衣上面套着一件油布雨衣，頭巾披在腦後；長統膠靴上黏着魚鱗。

他向海洋呆呆地望着。

這兒，在海岸邊，防波堤突出水面一公尺高，大海十分安靜，就像里亞贊或奧勒爾鄉間某處一個平靜的池塘一樣。

防波堤外邊的海面上漾起着淡淡的波紋，像一張生皮的表面似的。那互相重疊着的無聲的漣漪，使人想起伏爾加河或者是頓河上某處微風吹拂時的情景。

這個人入神地眺望着遠方。當他注視的時候，海水正在改變着顏色。它現在已經從黑色變成了灰色，接着又變成了天藍色。這是由於那小山上面逐漸變紅的天空的淡淡的反光所引起的。小山背後，好像有一大堆野火已經被點燃起來。

太陽就要升起來了……

一隻汽船靜靜地躺在停泊所裏。那些擠在港口裏的船隻也是極度的安靜。甚至那隻已經駛離岸邊的

汽艇也沒有在那光滑的海面上激起一道波紋。

黃昏時將會吹起一陣無聲的微風。黑色的海水會發出燐光，在那寬闊的乳白色的河裏會有一羣鯊魚游過，也許會有一條鯊從水的深處突然露出了它那又長又黑的身軀來。

漁人們會安靜地孜孜勞作，沒有風會吹破他們的漁網，絞車不會被迫停止，馬達也不會被湧起的波浪所窒息。

然而，這一個猙獰可怕的海洋並不是永遠這麼平靜的。春天會逝去，而庫頁島短暫的夏天也會轉瞬即逝——於是四周一切的景象就都不同了。

土地會變得又硬又脆，叢林會五彩繽紛，山坡會變成黑色，疾風將從大陸吹來，海水將威脅地咆哮……那時候，甚至在港口裏的船隻也會左右顛簸，巨大的浪濤會沖激防波堤的石塊，發出嘶嘶的聲音，並且吼叫。天和水的分界綫，日出，甚至連天空本身也會看不見了——一切將被寒冷的、穿不透的、激盪着的黑暗掩蔽了起來。

而漁人們還是要到海上去，深深地、把網撒下……

於是，冬天將要帶同呼嘯着的狂暴的颶風來到，把地面鋪上很厚的雪。只有那四季常青的森林才會使人想起夏天。

防波堤的邊沿將要被海水所淹沒，狂暴的海浪將打在海灘上，它們的寒冷的浪花將要立刻凍起來。周圍的一切——海灘和漁人們的碼頭——將結上一層厚厚的冰。

然而這是嚇不倒漁人們的。他們要與派船員爭辯，不顧他的勸告和惡劣氣候的威脅，仍然要到那哀

號着的漆黑一團的海上去。

他們將要遭遇到困苦，很大的困苦。

可是他們會帶魚回來，把魚卸在吱吱作響的結了冰的碼頭上。女孩子們將用凍得僵硬而通紅的手指從網上解下失去了知覺的魚……

然而現在正是春天。周圍一切寂然。海水平靜。停泊所的那艘輪船長嘯一聲，緩緩地向南駛去。從山坡上可以看到被它揚起的浪花。

那個站在山上的人，望着汽船越來越小，直到它成爲從地平綫上幾乎看不清的僅有的一粒黑點。那個人沉默着，誰也不知道他此刻在想些什麼。但是，假如他的思想是可以被聽見的話，那麼這就是我們會聽到的：

我的朋友們，我的親愛的蘇聯同胞們！到南庫頁島我們這裏來吧……

我坦白地提醒你們：別被它的迷人的名字——南——欺騙了。庫頁島不是索溪，不是雅爾達，不是放德薩。

人們說我們這兒談不上什麼氣候，只有壞天氣。

那倒又不盡然。比希臘大一倍，有丹麥一倍半那麼大的庫頁島，它的氣候種類之多，幾乎和它的縣份的數目一樣。

● 三地都是蘇聯氣候溫和的風景勝地

當然，這裏不是『南方』。

的確，到處都長着竹子，可是我們的冬天是嚴寒而多風雪的，我們的秋天和春天是多雨多霧的。當你從日本海或鄂霍茨克海到這裏來時，你可能會在風浪裏渡海。第一次從船的甲板上看到我們的海岸時，你也許會因它的粗糙面目而覺得可怕。當你登岸時你可能會一下子想到庫頁島與俄羅斯中部之間的好幾千公里的路程。我親愛的朋友們，別讓這把你嚇倒了！別怕海洋——只有懦弱的人才怕它。別怕陸地的丘陵起伏——它其實並不像它外表看來那麼糟。別怕路途遙遠——只要有蘇維埃政權，無論什麼地方都是蘇聯人的家。

這裏，你將要在日本人蹂躪過的俄羅斯土地上建立起新的生活，蘇維埃的生活來。如果你喜歡工作的話，那麼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你會忙得透不過氣來的。你可以從庫頁島提煉出成百萬噸的石油。你可以把庫頁島的煤成千車皮地運走。你可以把遠東所產的美味的魚供給全國的食物店。你可以把庫頁島的紙張供給我們蘇聯所有的印刷廠。

也許這不能使你滿意吧？可是我還沒有把所有的東西列舉一半呢……

你可以種植這兒的人從來沒有見過的果樹。你可以使我們的土地上生長穀物。你可以在這裏開掘泥炭、水銀和銅礦。你可以把我們這一個島嶼變成一個快樂島。

倘若這些從未被人爬過的高山、這些從未被人開伐過的森林、這一塊塊從未被人挖掘過的土地，以及這險惡的大海喚起了你那富於創造性的探討精神的話，假若它們使你的心跳得更快的話——那麼，到我們這兒來，到我們這兒來吧！

你會見到鯨魚、巨大的螃蟹、章魚、被數千噸水的重量壓得扁扁的比目魚、海獅和其它許多你一生也沒有見過的東西。

當你在天剛破曉向海面上駛去的時候，你會讚嘆那旭日從玫瑰色的海水中浮現出來，回來的時候，你會帶着堆滿船艙的顫動着的銀白色的魚。

你會參加從事探掘和勘察的旅行隊，從原始的四季常青的樹林中穿過；你會深入竹林，猛撲到山上去……你會建立起蘇維埃的新城鎮！

在你的前面和後方伸展着地球上最洶湧的大海。你會看到千島羣島——一條綿延千哩的山脈，從堪察加一直伸到日本的海岸。

並且，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會感到溫暖，因為你知道這裏是你蘇維埃國家的前哨，你知道你的腳踏在自己國土最遠的疆界上，而在你面前的只有那把祖國和遼遠的異國海岸隔離開來的海洋。

一天從這裏開始，我們比所有別的蘇聯人民都更早地開始每天的勞動。

我們非常需要人民，誠實、勇敢的蘇聯人民——創造者們。

凡是誠實、勇敢、熱愛勞作的人都將是我們土地上備受歡迎的賓客……

……太陽從起伏不平的崗巒後面升起了，它彷彿是從水裏躍出來似的——它的耀眼的圓圓的模樣是多麼瑩潔啊……

這人轉向了太陽，那斜射的光綫溫柔地落在他的臉上。

一天已經開始了。

船身稍微生鏽的灰色的大輪船阿納地爾號就要啓碇了。

貨物堆在潮濕的石砌的碼頭上。起重機的轆轤正把它們吊進輪船的貨艙裏去。許多箱子、機器脚踏車和播種機等，接連不斷地在大聲喊叫中離開別的貨物升到半空。

馬達、蒸汽機、桶、口袋、拖拉機、自行車、餐桌、椅子和床架正被裝艙。一隻緊纏着鋼絲的浴盆高升在登陸碼頭的上空。

人們開始上船了。杜洛寧向跳板走去。他慢慢地走着，四周擠着穿了僵硬的油布雨衣、穿厚外衣和穿軍大衣的人們。旅客們帶着手提箱、箱子、背包、或者紮得很緊的袋子，袋子裏面突出用幾塊帆布包起來的鋸子和斧柄。

阿納地爾號是一隻往來於海參崴——庫頁島航綫上的定期貨船。客船預定在三天後出發，但是這些人犧牲了舒適，很希望早日啓程。

杜洛寧扶着繩欄，走上光滑的跳板。在踏上甲板以前，他朝四周看了一眼。下面人羣依然在洶湧。電車穿過擁擠的人羣，噹噹地大響着。紙袋裏的郵件從一輛車裏擲出來。這是一個熟知的、熙熙攘攘的世界，一個他正要離開的世界。

『那邊的人走呀！』立刻來了一陣叫聲，有人從後面把杜洛寧輕輕地推了一下。

杜洛寧加快步子，追上了他前面那個人。那是一個矮胖黑髮的中年人，在許多便帽和船形軍帽之間，他的軟帽特別顯著。這人帶了一個小的手提箱和一個公文包。

兩個穿帆布雨衣的水手，站在艙口不斷地重複着同一句話：

『艙裏去，同胞們，艙裏去，別擠在一塊兒……』

船艙的主要入口處塞住了。許多人擁擠在被昏暗的電燈所照射着的艙口周圍。從下面艙裏湧起了許多囁嚅的聲音。魚腥味，海水味以及船底的污水味瀰漫在空氣裏。

一直等到輪到他的時候，杜洛寧才摸索地探下腳去，立刻就找到狹窄而筆直的梯子。他慢慢地走下去，覺得有人把腳踏在他的肩膀上，而下面只見滿是人頭。艙裏好像已擠到最大限度，連站的地方都沒有，更談不上座位了。

雖然如此，旅客們慢慢地也就安定下來了，而杜洛寧還甚至能夠找到一塊靠牆放手提箱的地方。可以聽得見水拍打在船舷上的聲音。

『啊，』杜洛寧自言自語道，『新的生活從這兒開始啦……』

這並不是杜洛寧第一次開始新的生活。

一九三四年他在列寧格勒經濟學院畢業後，就被直接派往薩拉托夫漁場去。那是他開始新生活的首次經驗。

杜洛寧曾走過伏爾加草原，眼睛裏還沒有失去列寧格勒春夜的白霧，印象中遺留着尼瓦河與懸在古老而沉重的鐵索上的那些橋……

伏爾加河縱然美麗，却絕不能在他的心裏代替那有着鉛色的水和花崗石堤岸的尼瓦河。可是他漸漸地愛上了伏爾加河，愛上了散佈在它沿岸的城市以及現在成爲他的忠實伴侶的伏爾加河上的漁人們。

在薩拉托夫，他差點跟建築學院的一個女學生塔妮亞結了婚。這問題實際上已經決定下來了，但是杜洛寧被召入伍，於是他祇得再度開始他的新生活。

動身之前，杜洛寧曾對塔妮亞說過，他會抓住最早的機會請假回家，然後他們倆就可以結婚了。他認爲這一次分離的考驗，對他們兩人都是有用的。

然而，塔妮亞不久便從建築學院畢業，被派到西伯利亞一個新的建築工程處工作，並且杜洛寧一直沒有請准假。婚禮沒有舉行。很久之後，杜洛寧瞭解到那並非純粹是一個環境不容許的問題，而是他和塔妮亞之間的愛情不夠深的緣故。

杜洛寧對自己說過：『唯有在我知道沒有那個姑娘我便不能生活的時候，唯有在我感到雖然離別她也如同與我永遠在一起，並且雖別永遠不能分開我們的時候，我才結婚……』

他在軍隊裏開始的一段新生活，使他全部精力極度地緊張。開始是非常艱苦的。他不得不戒除在薩拉托夫工作兩年中所養成的許多生活習慣。工程經濟學家安德里耶·賽姆奧諾維奇·杜洛寧不久就成了指揮官杜洛寧。他的堅定、剛毅和精力立刻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他被提升了，而且被勸說去繼續他的研究。他在軍隊生活中所遭遇的困難只有加強了他的意志和鍛鍊了他的性格。

嚴格的軍事紀律並沒有使他感到任何不自然的地方。他瞭解一個軍人的真正自由在於他對軍事紀律的嚴格遵守，而不是在於他對它的漫不經心。杜洛寧中尉所指揮的一連，因軍隊的紀律和訓練而馳名。團部高級長官以獎勵和表揚來答謝連長的努力。

芬蘭戰爭爆發了，杜洛寧中尉第一次率領他的一連人參加作戰。在嚴酷的戰爭考驗裏，正如他在五年軍役後正確地估價自己一樣，他始終保持了正規軍官的一切品質。他左臂的傷痕和他第一次戰鬥的獎章——『英勇』金章——是他在卡累利阿地峽三個月堅強戰鬥的紀念品。

杜洛寧在四年的衛國戰爭中一直能幸運地留在同一個師裏。幾次從醫院出來以後——他曾受過三次傷：在涅夫斯卡亞、杜布洛夫卡，在納爾瓦和里加——他們總要派他到別的部隊去，但是他堅持要回原來的那一個師，並且總能達到目的。在這個師裏，他從中尉擢升到少校。他一生中整整十年都和這個師連在一起。

接着，莫斯科向全世界雷鳴般地發出了禮砲，祝賀這個國家所贏得的前所未有的最偉大的勝利。杜洛寧少校隨着成千成萬的士兵與軍官，整隊通過納爾瓦的凱旋門，在那裏，列寧格勒迎接着它的英雄們……

呈現在杜洛寧面前的遠景是明確的。他將被派駐在列寧格勒軍區；十年長期流動生活之後，他將留在他的家鄉了。『現在我要安定下來了，』杜洛寧思忖着，『而且要有一個家庭。今後我可以實現我所珍愛的夢想——到科學院去研究了。』

他突然奉召赴莫斯科，到人事處之後，他接到武裝部隊部部长命令他復員的通知。

杜洛寧大吃一驚。他熱烈地抗議，並且爭執說他的整個生命都是和軍隊生活相聯繫的，離開了軍隊，他的存在就會變得不可想像，而且，他一直都是生活在將來能夠到軍事學院去研究的希望之中的。

接見杜洛寧的那位陸軍中將仔細地聽他講，然後就親切但有力地告訴他說某一個非軍事部門迫切地需要像他這樣的人。

中將說了不少話。對杜洛寧來說，他的聲音彷彿來自遙遠的地方。只有當杜洛寧離開武裝部隊部的那幢房子的時候，他才深切意識到那位將軍所說的話的意思——他從此要到漁業部門去工作了。

第二天，他到漁業部去，副部長通知他在半小時內要和他當面談一談。

杜洛寧走到樓梯口的平台上去。牆上畫着油畫，描繪穿航海衣的漁人。平台中間是一個大魚缸，缸中奇奇怪怪的魚游來游去。杜洛寧機械地走到魚缸旁邊去。一條類似海鰻的長而白的魚游來，用蟾蜍似的大嘴撞了玻璃一下，尾巴輕輕一動又掉轉方向而去。一條金魚風騷地蠕動一下，沿着玻璃閃過去了。『我已經到了海底王國了，』杜洛寧帶着苦笑想道。

他與副部長格拉却夫作了一次相當長的談話。然而那倒絲毫不能怪杜洛寧。他用拘禮的得體的口氣，帶着習慣了的軍事準確性回答格拉却夫的問話，並且只是極簡略地提到他自己與他的經歷。而格拉却夫則坐在那裏仔細觀察坐在他面前的這個人——身軀結實而粗大，一頭淡黃色的頭髮，兩眉之間有着倔強的皺紋。他深刻地瞭解這位仍帶着肩章的少校現在處在何種心情之中。杜洛寧對他有着某種吸引力。他喜歡這個人的由於多年軍隊生活培養成的那種內在的鎮靜，喜歡他鼻樑上邊深深的皺紋，喜歡他對於問話的那種乾脆、簡潔的回答。格拉却夫在觀察這個人的時候一邊想，他們要派這個人去的那個地方

是如何急切地需要着他。

他們有意派他到南庫頁島去，那一塊古代俄國的領土，一九〇五年被日本吞併，在對日戰爭勝利後的今天，又歸還了蘇聯人民。

那以後的一些日子裏，杜洛寧對自己進行了一次很長的思想鬥爭。他現在已從紅軍招待所搬到漁業部的小小的招待所，無論他坐在床上，或是在莫斯科夜晚的林蔭大道上漫步，他一直在左思右想，究竟是怎麼回事。

一種簡單的思想在他心頭浮起。他想：『要是有人問我，是否我充分瞭解我們遠東新土地的全部意義時，我該如何回答呢？是否我認識目前人員問題的重要性呢？』他以前一定會認為這樣一個問題提得太天真了。譬如說，假使杜洛寧給叫去做一個關於這個問題的報告，喚起大家到那遼遠的蘇維埃國土上去工作和建立新生活的熱忱，他是不會想不出熱烈的、感人肺腑和具有說服力的話來的。

他追尋他自己的思想綫索，『那麼為什麼當牽涉到我個人和我自己的工作，當我用不着去說服別人，而須自己到那裏去幹的時候，我却不是心甘情願地去做，而且找出種種藉口想不去？結果就是當抽象地提出問題時，我「贊成」，而當和我直接有關的時候，我就「反對」，這是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行為嗎？』

在這次內心的鬥爭中，杜洛寧對黨和國家的責任感得到了勝利。他親自到部裏去報告，說他已經準備好在需要他的時候立刻動身。

杜洛寧是這樣一種人，這種人如果覺得自己是對的時候，無論如何也要證明它。然而，一旦認識到

自己的錯誤，他就會真誠而坦白地承認。這種人內心裏決不蘊藏個人的得失，決不在承認錯誤時吞吞吐吐，因為那將會成爲生命歷程中的一個障礙，而且使得他無顏見人。

一種堅強的信念在杜洛寧的思想中產生了。那就是他應該到庫頁島去。他現在已經打好了主意，並且決定老老實實地去完成黨的任務，要始終如一。

在他毫不猶豫地決定去開始第三次新生活的時候，杜洛寧却又不能夠消除藏在他心底深處某個地方的那種隱約的惋惜的感覺。他多年來珍視的計劃徹底地被改變了，四十歲還沒有家庭妻兒，而且又被迫從頭開始一切，真不容易使自己習慣於這些思想啊。

杜洛寧是一個心地單純、直來直去的人。他無論做什麼都是全心全意使勁地去做。對他這樣一個老是如此沉着，外表上甚至淡然無味的人，要富於識別力的銳敏眼光才能看透他，看出那構成他性格的主要特徵是對工作的豪放和熱忱。

恐怕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體驗到這種情緒——不是淡漠，不，而是和他性格相去極遠的沒精打彩的平靜。

這種心理狀態使杜洛寧感到煩惱，然而又無力把它擺脫。

『沒有關係，』他想到，『當我到庫頁島的時候，我會努力工作，這些都會消失的！但願我已經在那裏啦！』

此刻他正在這一艘開往庫頁島的輪船的甲板上踱來踱去。